初一女孩惨死,神秘男“见义勇为”,谁知凶手就是他

一名乡村中学初一女生,在晚自习放学后被人用刀捅死,一名男子在将女生送到医院后消失。找到该男子后,在办案民警的询问下,他称自己是见义勇为。然而,警方通过细心调查发现,该男子行为举止非常可疑。案件实情究竟如何?安徽蒙城警方经过11个小时奋战,拨云见日,这个自称见义勇为者竟是蒙面真凶!更令人愤愕的是,事发后,同被害女孩一起遭受歹徒威胁的同学相继回到家中,但没有一个人向警方报警;歹徒落网后,也没有人出来指认,这些麻木不仁的少年让民警大为感慨。

命案 初一女生夜晚遇害

2007年12月9日夜10时许,天寒地冻,安徽省蒙城县王集乡移村集镇医院。

由于昼短夜长,许多病人和家属已经休息,医院内异常安静。突然,从医院门口由远而近传来大声呼喊:“医生,医生,快出来救人啊!”正在急诊室值班的一名医生快速跑出来,原来是名男青年在喊叫。男青年惊慌地领着医生快步走到医院门口。医生朝地上一看,吓了一跳,一名女孩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在男青年的帮助下,医生赶忙将女孩抬进急诊室,但经仔细检测,女孩已经死亡。医生随后发现女孩身上有多处刀伤,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赶紧拨打电话报警。

移村派出所所长张雪松带领民警迅速赶到医院,经走访调查得知,死者是辖区界沟村夏庄女孩许梦云,现年14岁,移村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许梦云在班里成绩不错,平时与同学相处得很好。

案件很快震惊当地。不一会儿,移村中学众多师生和死者家人亲戚赶到医院,在悲痛的同时,纷纷要求警方尽快破案,将凶手捉拿归案。医院内原有的安静被打破。

破案 自称见义勇为却是凶手

接到报告后,蒙城县公安局局长王亚洲、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于杰、刑警大队长曹让、副大队长过德功迅速带领刑警大队二中队、三中队和技术中队刑警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在王亚洲的统一指挥下,参战刑警与移村派出所民警很快被分成五个小组展开案件侦查:第一组进行现场勘查和尸检;第二组寻找并询问送死者到医院抢救的男青年;第三组到医院调查医生和其他知情人;第四组到死者生前在当地集镇租房处了解信息;第五组到移村中学全面调查死者的相关情况。

民警经过尸体验检发现,许梦云是被人用刀刺中肩部、背部导致胸主动脉破裂大出血死亡。

办案民警很快找到送死者到医院抢救的男青年。该青年名叫张军战,现年20岁,蒙城县王集乡桥东村人。民警开始把张军战作为目击证人进行询问,张军战立即向民警述说了他的一段“见义勇为”的经过:

案发当夜,他途经野外一片麦田时听到有女孩喊:“救命啊,你敢过来,你想干嘛?”张军战立即意识到有歹徒要流氓,快步走近大声叫道:“干啥的?干啥的?”一名男子冲过来,拿把刀指着他威胁说:“你小心点!”张军战毫不畏惧地说道:“你小心点,你是哪里人?”说罢朝对方肚子跺一脚,对方随即倒地,接着爬起来逃跑了。张军战随后发现现场一名女孩受了重伤,出于“好心”将其送到医院抢救。

在张军战讲述“见义勇为”的情景时,民警发现他的表情十分紧张,言语支支吾吾,且有许多矛盾。为进一步查证,民警于当夜依法搜查张军战的住处,出人意料地搜出黄色光盘和3块碎布片。民警将3块碎布片拼凑一下,很像两只眼睛和一张嘴。由此,民警断定3块碎布是做一个蒙面布罩剪下的。在综合分析调查情况后,民警确认张军战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制定周密方案,一面继续进行外围调查,一面对张军战展开突审。次日上午8点50分,在大量事实和证据面前,张军战如实供述了害死许梦云的作案经过。

根据张军战交代的线索,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他在作案后丢弃的蒙面布罩、木棍和沾有血迹的匕首。至此,这起震惊蒙城的初中女生被害案成功告破。

李荣荣制图

案情 野外蒙面施暴遇反抗下杀手

经查,2007年12月9日夜晚,张军战吃过晚饭没什么事,携带一把匕首到移村集上一家超市看了会儿电视,接着到一网吧内玩。由于天气寒冷,他又跑到集镇东面的河坝上溜达。然后,张军战溜到移村中学附近,在经过一家理发店门前时从地上拾到一块黑布,用随身带的匕首将黑布挖出3个洞制成一个蒙面布罩,戴在头上试了试,随后装进口袋中。这时正赶上移村中学学生放晚自习,张军战萌发出找个女学生“玩玩”的邪念。

几分钟后,张军战看到有学生向中学西边不远处的一座桥走去。他便将蒙面布罩戴上,顺手从地上拾起一根两尺多长的木棍,右手拿棍,左手拿匕首,赶到桥上拦住六七名学生,威逼他们排好队不准动。突然遇到一名拿着凶器的蒙面歹徒,六七名学生吓得浑身发抖,都站在原地不敢动。张军战用棍朝其中一名男生腰部打了一下将其放走,然后把个子比较高的两名女生和一名男生逼到桥东边一厕所旁,将男生和另一名女生赶走,只留下个子最高、发育比较成熟的被害人许梦云。张军战随后将许梦云拉到附近一片麦田,想和许梦云发生性关系。

见此情形,许梦云非常恐惧,用颤抖的声音向张军战求饶,说自己年龄小,刚上初一,请放过她。虽然嫌许梦云年龄小,但张军战丝毫没有放过她的意思,逼着她朝偏僻的小路走。由于害怕张军战施暴,许梦云不愿再继续向前走。张军战就猛地把许梦云推倒在麦地里,上去骑跪在她身上。许梦云立即大声喊叫,让张军战放开她,饶了她。因怕人听到,张军战伸手去捂许梦云的嘴,许梦云便咬他的手,同时奋力挣扎,想翻起身子,并伸手乱抓。此时的张军战误认为许梦云想夺自己的匕首,既害怕又惊慌,挥起匕首朝许梦云后背捅了几刀,许梦云立即倒在地上,发出“啊呜、啊呜”的痛苦喊叫。

恐惧 行凶后害怕假施救

许梦云倒下后,张军战见她一动不动,吓得在旁边乱转,接着从许梦云身上拔掉匕首后跑离现场。在经过移村中学对面时,张军战将蒙面头罩撕烂后扔在一柴垛旁。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张军战想到一旦许梦云死了,自己将会受到法律严惩,心中冒出抢救许梦云的念头。接着,他快步跑到移村中学女生宿舍门前叫门:“有个女生在桥那边地里受了重伤,快去救!”但是,宿舍内的女生没人敢在深夜去野外地里。

由于极度恐惧,张军战随后朝自己家跑去,经过一座小桥时,将作案凶器匕首扔到桥下。跑到家后,张军战又担心许梦云可能真会丧命,就折回案发现场,把许梦云弄到路边,正好碰见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孩,张军战拦住男孩后将许梦云抱上车座,自己在后面扶着,让男孩在前面推着自行车赶到移村医院。

据警方介绍,当许梦云被张军战挟持后,原先同许梦云一起放学被威胁的同学相继回到家中,但没有一个人向警方报警。张军战落网后,也没有人出来指认。办案民警表示,如果同学及时报案,说不定许梦云不会死。

叹息 凶手多次作恶没人报警

2007年,因工作不好找,张军战回到家中,时间一长,感到非常无聊。由于自家离移村中学很近,他能经常看到不少女生,心中逐渐萌发出找个女生“玩玩”的心理。此后,他为作案积极准备,找出多年前购买的一把匕首,并在家中先后做了两个蒙面布罩。

2007年11月27日夜9时许,张军战携带匕首,戴着蒙面布罩,窜进移村中学,在一厕所旁发现两名去解手的女生后,持刀威逼她们脱衣服,两个女生不愿意,他就把匕首架在其中一名女生脖子上,将其按倒在地,因另一名女生跑回去喊老师,张军战才畏惧逃跑。当夜,张军战又蒙面持刀威胁女生案后,移村中学人心惶惶。但是,即便在这种极端危险的氛围下,无论是移村中学校方,还是曾遭受威胁的学生及其家属,无一方向当地警方报案,也没有在校园内外采取任何措施加强防范,终致悲剧酿成。 据《法律与生活》

广州又现神秘房产交易

老翁40万房产13万过户给保姆

广州一独居老妪去世前将房屋留给主管医生的风波未平,又一宗神秘的房产交易浮出水面:广州一育有一儿三女的八旬老翁以13万的价格将价值40万左右的房屋悄悄过户给了陪伴自己十六年的“保姆”。

被两个女儿告上法庭的老人却又声称:“从来没有卖过房子,至今也没收到过一分钱房款”。奇怪的是,老人并不接受保姆“诈取房产”之说,言辞中还对其多有维护。

老屋“贱卖”保姆 女儿状告老父

广州市沙河路墟地街××号一幢二层楼的破旧老宅,住着一名86岁的老翁罗伯。罗伯曾是一家国营农场的干部,婚后于1956年购得这处房产。1985年,老伴去世,子女亦分别成家,罗伯独居该屋。1992年起,老屋又住进了罗伯的“生意伙伴”兼“保姆”阿兰。

随着广州地铁六号线建设的展开,墟地街将作为地铁建设用地和政府储备用地被拆迁。据称,罗伯这个建筑面积55.98平方米的私宅可获得40万左右的拆迁补偿。

然而,去年11月,大女儿从国外回来,与地铁公司商谈拆迁补偿问题时,却被告知:早在2007年5月,老人已以13万将房子卖给阿兰,而且已办理过户手续。

“这些房子我们也是有份的,怎么能给阿兰呢?”大女儿在与三女儿商议后,为避免阿兰将“房屋转手,卷钱逃匿”,于当月将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河区人民法院,状告父亲和阿兰,请求法院认定该房屋交易无效。

老翁蒙在鼓里:几时卖过房?

耄耋之年的罗伯却说:“我几时有卖过房子给阿兰啊?我这房子,是要留给儿子的!”原来,罗伯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已经转入阿兰名下,更没有收过阿兰一分钱!

1月17日,大女儿和三女儿带着罗伯来到天河区公安分局,报案称阿兰诈骗罗伯房屋。据罗伯回忆,2007年5月的一天,阿兰告诉罗伯,因为要建地铁,需要去做房屋登记,于是拿着房产证带着罗伯到珠江新城那边的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签署了一系列文件。罗伯说,他顺着阿兰的意思签了很多名,由于视力模糊,他并没有看文件上是什么内容。

保姆称“子女不孝”自愿照顾罗伯终老

按照罗伯女儿的说法,罗伯于上世纪80年代初退休后,与同乡阿兰的弟弟在沙河菜市场旁卖石螺,1992年,阿兰的丈夫因车祸去世,罗伯见阿兰孤儿寡母可怜,便收留了阿兰,让他们母子住在自家二楼,并帮忙做生意。

2002年,罗伯年迈已不宜再操劳,就结束了生意,阿兰也继续住在罗伯家,依靠罗伯每月1400元左右的退休金度日,成了罗伯的全职“保姆”。

在罗伯子女眼中,阿兰就是一个贪心的“保姆”。老三觉得阿兰在不断的误导罗伯,搜刮罗伯的钱财。为了防止父亲的房产被人“骗卖”,她于1999年向父亲提出房产证上增加子女的名字,遭到父亲拒绝,父女关系因此恶化。

1月18日,记者在罗伯的家中见到了阿兰,她对记者说:“罗伯的子女都是没良心的,都是我在照顾他老人家。”谈到房产,阿兰是这样说的:“罗伯说不想去老人院,让我继续照顾他,他把房子转给我。”

至于房款,她亦毫不讳言:“13万房款,我还没给。我先帮他收着,他以后生病时要用。”

阿兰还拿出了她跟罗伯于2007年5月15日签订的一份购房“补充协议书”,上面说罗伯将房屋出售给她后,可以继续在该房屋居住,直至百年归老或另外解决居所。

罗伯对自己何时签过这样一份“补充协议书”竟也是全无记忆。但一提到阿兰,罗伯就会叹气,说:“她好可怜,好可怜!”

虽然罗伯一直否认自己卖过房子给阿兰,但也不同意阿兰诈骗他房子的说法,并称“如果阿兰真的要为此坐监,宁愿不追究这件事”。

《广州日报》供稿